

许堡小学的铃声

【底层行走】

□张刚

往年,许堡村的村民们,没有手表也不担心,要么看着太阳估算时辰,要么就听着许堡小学上课的铃声下地劳作。

许堡小学——甘肃省通渭县鸡川镇许堡中心小学,建于1936年。这座历史悠久的村小学,坐落在许堡村坡下社三队。校舍建在山脚一处平台上,枕着巍峨的“塌山“,清澈平缓的显清河从山脚下环绕而过。山拥水抱,是一处天然的风水宝地。

当太阳从东侧的大湾山升起,金黄的阳光笼罩了校园,随着一阵清脆的早自习铃声,整个乡村都苏醒过来了。

许堡小学的大铃铛,是人工铸造的,应该是铝合金材料,呈银白色,差不多和一个小西瓜那样大,声音清脆悦耳,比电铃声音好听多了。这个大铃铛是挂式,就挂在马清风老师的宿舍屋檐下,腔体中有一个鸡蛋形的铁疙瘩作为铃锤,铁疙瘩上拴一根细绳,垂下来,老师伸手就能够着。到打铃时,负责每周值勤的老师,拉住铃绳,牵动铃锤,“当——当——”!铃声就是命令,一天的教学工作,就在这清脆悦耳的铃铛指挥下有序进行。

许堡小学纪律严明,学习氛围浓厚。学校每周要安排一位老师负责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,称之为值周,每位老师轮流进行。值周老师要早早到校门口进行巡查督导,检查学生有无迟到,在课间巡查课堂秩序,对逃课、打闹的学生每周要进行点名批评;教室卫生每天一小检每周一大检,都由值周老师带着其他班主任进行。值周老师有一个16K大的纸夹子,有每个班级的信息,到周末就根据这些检查情况,评定每个班级的名次。

更重要的是,敲铃的工作由值周老师负责,其他任何人不能去乱敲,尤其不让学生乱敲。

值周的老师总是认真负责,掐着表看着点,准时准点,按课表上的时间,敲响上课下课的铃声。校园并不大,铃铛也挂在校园西侧教师宿舍的正中央位置,因此靠窗的同学能透过玻璃看到。当老师还在讲台上兴致高昂地讲课时,有些屁股痒痒的同学,已坐不住了,不停地扭头朝铃铛的方向看,希望值周老师赶紧敲响下课钟声。

教师的宿舍与办公室是一体的,一人一间或两人一间,并不大,靠墙一张床,靠窗户一张书桌。马清风老师就坐在书桌前备课,抬起头就能看到整个校园的情况。要是值周的老师也在上课,来不及打铃或忘了打铃时,她就看看时间,走出来把钟敲响。每位老师敲铃风格也不一样,有的男老师敲得短暂急促,而女老师则敲得舒缓悠长,尤其是马清风老师敲铃,不疾不徐,有节奏有韵味,带着音乐的调子,仿佛那铃声也能治愈学生心中的焦躁情绪似的,感到特别舒坦。因此在学校学习时间久了,能

够根据铃声听出是哪位老师在打铃;甚至周边的村民,长年累月听这铃声,也能以铃声辨别老师。尤其是马清风老师值周,村民会说,听这铃声,应该是马老师值周。

曾几何时,铃铛对学生有着非凡的吸引力,大家都想去敲一下铃铛。有时值周的老师还没下课,看着到点了,便让某位同学去帮着敲一下。得到这个光荣任务的同学可乐坏了!撒着脚丫子狂奔到铃铛下面,扯起铃绳儿,铛铛铛铛,敲个半分钟,这才在同学羡慕忌妒的眼光中,带着一脸的骄傲回到教室。而更有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,会在大课间或晚上打扫卫生时,瞅瞅校园内没有老师,赶紧扯起铃绳乱敲一下,便做贼似的慌慌张张地逃回玩耍的学生堆中。

自从有了这所小学,多少孩子实现了读书的梦想!又有多少孩子,在这清脆悦耳的铃声中启蒙,在这清脆悦耳的铃声中度过了一个充实的童年。多少年后,这么多从这里走进大学、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们,仍然对这个铃铛怀念不已。

“两件事读书耕田”,在许村这片土地上,体现得最为充分。许堡小学不仅仅是学生的精神家园,也是当地农民伯伯的精神图腾。谁家的孩子学习好,谁家的孩子聪明、勤奋,谁家的孩子是班长,谁的孩子得了奖,都是人人羡慕的对象。有了这铃声的召唤,当地的村民们的生活便仿佛有了寄托,有了希望。

有些农民伯伯,在地里耕田,远远听到早晨大课间的铃声响了,也吆喝一声,让毛驴停下来。拍打一下双手的泥土,掏出烟袋,卷一锅旱烟,坐在地埂边,远远望着学校操场上孩子们来回奔跑,叭嗒叭嗒有滋有味地抽一会儿。大课间是20分钟,同学们要做广播体操。没有喇叭扩音器,学校经过选拔,由一位声音洪亮的高年级同学领做,效果比电子广播还要好!做完之后再回到课堂。远在山间地头的农民伯伯看得饶有兴致,甚至满脸堆笑,不用说,那校园里大概有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在上学。

有时地里几位大人在忙碌,忘了时间,看看太阳,亮晃晃快挂在正中,便问:这到啥时候了?小学的大课间过了,下课铃儿响了没?或者说,放学的铃儿响了没?响了得回去给娃做饭了。

“走!回家做饭了,小学放学的铃儿响了!”

这铃声能传多远呢?顺着风大约能传五里路远。附近几座山上的农民,都有听着这铃声干活的习惯。尤其是到中午11点40下课的铃声响了,农民伯伯便解下犁套,扛起犁头,和着学生的步子回家。

铃声如同军号,也如同奋进的战鼓,催人奋进,使人警醒。多少代人的童年,就是在这铃声的陪伴下度过。等这些稚稚蒙童长大成人,在人生逆旅中,听到驼铃声声的歌谣,情不自禁想起那回荡在校园上空、回荡在山间地头的铃声。

【舌尖记忆】

腊味飘香

□刘素萍

在我小时候,只有过年时才有肉吃。生产队杀了猪,按工分分到各家各户。因为大哥当兵,我家吃平均数,大队还会再送上一块系着红绸子的猪肉。在那个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,这是国家对军属最好的慰问了。

除了年三十和初一餐桌上有肉,剩下的猪肉,母亲会切成两三厘米见方,放在一个口小肚子大的小坛子里,撒上盐,谓之腊肉。这些仅有的腊肉,只有来客人时才能蹭一点吃。一直吃到正月十五,吃到二月二,甚至更长时间。

自从来到南方生活,一到冬至,就会看到小区各家各户阳台上及街道两旁,挂晒着腊鱼腊肉。这些腌制的腊鱼腊肉,在太阳底下色泽更加红润,只是看上一眼,闻一下腊味,就知道年快到了。

慢慢地知道,此腊肉与彼腊肉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
当年没有冰箱,母亲腌制腊肉,目的就是多保存些时间,只想将有肉吃的日子拉得长一些,再长一些。而在保鲜技术日益完善的今天,南方人腌制腊鱼腊肉,其实是一种风俗文化的传承,就是舍不得这一口腊味。

亲家母是南方人,也是厨房达人,腌制腊货自然是一把好手。亲家母在饮食上比较讲究,超市的腊货她一概不喜欢。每年一到冬至,她会去菜市场挑选鱼和肉,亲自动手腌制腊鱼腊肉,香肠也是买来肠衣自己在家灌。

来南方近十年,我跟着亲家母享受了近十年的腊味。她还在传统腌制腊鱼腊肉的基础上有创新,我笑称这是“颜氏腊味,独家秘笈”。

腌制腊鱼腊肉,用花椒、盐和辣椒(不喜欢辣可以不加)腌制七天左右,然后挂在阳台上晒太阳。光照不足,腊味就会打折扣。如果连续有太阳,那么五天就够了。如果半天太阳,那么就要晒七八天,甚至十多天。晾晒好了之后,差不多就该过年了。所以说,南方人过年,是从吃腊味开始。

腊味好像百搭,荤素皆可。腊肉炒香干、腊肉炒豆丝、腊肉腊鱼双烧、腊肉焖莲藕、腊肉炖白菜、腊肉烧鸭子、腊肉炒菜薹……

我喜欢腊肉炒菜薹。通红的腊肉和菜薹淡紫色的梗、绿色的叶(有的绿中含紫)以及黄色的花炒在一起,色彩也是极好看的。这样一盘菜薹炒腊肉端上餐桌,清香和熏香交织在一起,形成一种别致的香气。而独特的菜薹味道和肉的咸腊味一道同嚼,好吃程度无法言说,仅仅只是看一眼,就耳目一新,胃口大开。

蒸大米饭的时候,我也会切上一段腊肠或腊肉放进去,米香与腊味缠绕在一起,弥漫在整个厨房。

犹记得去年今日,与朋友看电影回家的街道上,两边挂满了腊鱼腊肉,场面很是壮观,腊味成了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今年我再一次走进那条街,“老周风干腊味”的老板见我端着相机拍照,从店里走出来对我说:“您是记者吧?多拍几张帮我们宣传宣传啊!”

我笑着说:“周老板,我不是记者,就是随便出来拍拍,我就住在附近,我会告诉邻居们来您这里买腊货、灌腊肠。”

这条街上虽然只有两三家腊货店,但腊货品种齐全。不仅有腊鱼腊肉、腊鸡腊鸭,还有腊鸡腿、腊猪肝、腊腰花、腊牛肉,等等,可以说是应腊尽腊。而且腊鱼品种也很多,草鱼、青鱼、鲢鱼、大白刁、武昌鱼、桂鱼,等等,每条鱼上面都贴着标签,注明品名和重量。看着这晾晒腊货的阵势,就知道很正宗。

春节将至,这些红彤彤的腊鱼腊肉,让人间烟火味变得浓郁起来。闻着腊味,再看看梅树,枝条正在泛绿,花苞正在孕育,春天已经在路上了。